

布克文学奖也有“速成班”？

——谈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项目

□岳剑锋

2024年初，布克文学奖公布了2024年的评委阵容，分别是小说家萨拉·柯林斯，《卫报》小说编辑贾斯汀·乔丹，华裔作家兼文学教授李翊云以及电子音乐制作人尼丁·肖内，引发文学界和图书界广泛关注。布克奖的一大传统与特色就是其“流水席”式的评委构成——一位评委通常一生仅能担任一次该奖评委，而且每一位评委都要经历马拉松式的阅读，读完当年度所有通过初选的书目。通过多次投票与讨论决定奖项的长名单、短名单和最终获奖小说，评委对于作品的去留有绝对的发言权，不论是奖项运营方抑或是赞助方均无权干涉。根据布克奖官网的评奖制度，获奖小说就是“在当年度的评委看来最好的英语小说”。这样独特的制度设计似乎充分保障了奖项评选的程序公正，然而，布克奖看似滴水不漏的评审流程中还真有“官方认可”的“关系户”，也就是东英吉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项目。追踪布克奖动态20多年的学者莫瑞特·莫斯利指出：“在批评者看来，项目创始人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由项目雇员以及毕业生等组成的年轻小说家一道，对布克奖的程序产生了不合适和有害的影响。”这样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和该项目相关的小说家不仅累计获得多达15次的布克奖短名单提名次数，并且还有多次担任布克奖评委乃至评委会主席的经历。布克奖方面对二者的亲密关系也毫不避讳，我们在官网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与布克奖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该校的许多校友都获得了布克奖，包括安妮·赖特、石黑一雄和伊恩·麦克尤恩。先前的学者横跨英国和英联邦，继续发展辉煌的文学事业。”那么，这位“明目张胆”的官方认证“关系户”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克想把布雷德伯里从伯明翰“挖”过来，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布雷德伯里来到了东英吉利大学，原计划仅待两三年的布雷德伯里在这里自由、灵活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氛围打动，一直任教到1995年退休。布雷德伯里在东英吉利大学最著名的成就莫过于开启了创意写作项目。1970年，布雷德伯里和安吉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一道，开始为项目招生，这个项目一开始非常坎坷，第一年仅招到了一名学生，而这位全英第一位创意写作研究生——就是当代英语文坛大名鼎鼎的伊恩·麦克尤恩。出于经费不足以及人手有限等资源限制，项目的后续运行也不顺利，由于缺少申请人，项目在不少年度出现了无人报名的断档情况。然而，和项目的不景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该项目毕业生的履历都非常亮眼。在项目开始后十余年，1983年，《格兰塔》(Granta)杂志选出了20名时年40岁以下的“英国最佳年轻小说家”，其中6位都和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有直接关系，包括麦琪·姬(Magee Gee)、罗丝·特里梅因(Rose Tremain)、安吉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克莱夫·辛克莱尔(Clive Sinclair)、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和石黑一雄(Kazuo Ishigaru)。那么，被誉为“英国创意写作第一人”的布雷德伯里是怎么做到如此成功地提携后辈的？换言之，他是如何将自己在文学界的声望转移并投射到整个创意写作上的？其中关键一环就是布克文学奖。

布克奖与“东英吉利大学黑手党”

1969年，在法国龚古尔奖的媒体热度和诺贝尔文学奖的高额奖金的启发下，出版商人汤姆·马斯勒游说了赞助商食品供应公司布克(Booker McConnell)设立了布克文学奖。奖项成立之初，即便有5000英镑的高额奖金，也没有引起文学界和公众多大关注，首位获奖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小说家P.H.纽比(P.H.Newby)的《需要负责之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这样的探索阶段持续了约十年，奖项主办方

对评奖规则和细节不断进行修订，并开始将目光投向英国本土成名作家之外的范畴。

1981年见证了布克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以《午夜之子》获奖，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午夜之子》标志着布克奖将视野从“小英格兰”的怀旧本土作品转向殖民地的“逆写帝国”小说，《午夜之子》也成了布克奖的宠儿，后续还获得了“布克奖中的布克奖”以及“布克奖史上最佳”等一系列衍生奖项。而1981年的评委会主席正是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这一年，33岁的麦克尤恩以《陌生人的慰藉》(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1981)首次获得布克奖短名单提名，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颁奖典礼上，布雷德伯里对麦克尤恩也不吝赞誉之词，“(麦克尤恩的小说)背离了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和小家子气，走向了宏大、道德上的疏离以及怪异的风格”。布雷德伯里的提携后辈让热衷讽刺揭露各种丑闻的《私眼》杂志看下去，直言麦克尤恩之所以能入选短名单，完全靠的是他和评委会主席布雷德伯里的师徒关系。麦克尤恩并非个例，布雷德伯里创意写作项目的不少弟子都在布克奖收获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石黑一雄1986年以《浮世画家》获布克奖短名单提名，三年后以《长日留痕》问鼎布克奖。1992年，麦克尤恩以《黑狗》(Black Dogs)第二次入选布克奖短名单，舆论又一次将矛头指向麦克尤恩曾经就读的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星期日泰晤士报》甚至刊载了一幅题为《东英吉利大学黑手党》(“The UEA mafia”)的漫画来讽刺布雷德伯里的“近亲繁殖”，画中布雷德伯里处在“黑手党教父”的中心位置，其余成员环绕四周，人物之间还用复杂的箭头标出“黑手党”内部盘根错节的内部关系。

与其说布雷德伯里选择了布克奖，不如说是二者相互成就。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和布克奖有不少共通之处。二者均萌芽于上世纪70年代，都旨在为战后英国陷入僵化的小说创作注入新鲜血液，正如马斯勒给赞助商的信中写道：“我要设立什么类型的奖项？文学的疆域非常宏大，但是我们认为，毋庸争议的是，新奖项应该颁发给小说，因为小说不仅比其他文学体裁读者更多，因而可以保证所有层面的利益，而且，作为创意写作的成果，小说和诗歌一道，为文学做出最为卓越的贡献。”

此外，二者的发展历程也惊人的相似，开始起初起步缓慢且不被看好，但是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后不仅步入了正轨，更是推动了一代新生代作家和一批标志性的“布克奖审美”小说走进主流视野。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文化生产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1993)中将文化评奖称为“祝圣”(consecration)，即一种“象征资本”，通过预设的肯定的价值判断实现名誉、声誉、在某一领域的社会地位等社会资本赋予。究其本质而言，早期布雷德伯里通过挖掘文学新星、并用自身的“文学”声誉为新人“祝圣”，而今天，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继承了布雷德伯里的衣钵，通过“布克奖学金”等项目与布克奖形成长期的机构层面合作关系等，一步步融入到布克奖的文学事业之中，成为当今英国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岳剑锋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链接

2024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2024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出炉，6部作品来自6种语言，分别是：

韩国作家黄哲暎的《Mater 2-10》围绕着韩国百年来的历史展开，由日本殖民时期、民族解放一直讲到当代韩国，以铁路工人与失业工人构成的三代家人为叙事焦点，描述了工人阶级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塑造了超越西方想象的韩国世界。黄哲暎的作品《客地》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

阿根廷作家塞萨尔瓦·阿尔马达的《不止一条河流》讲述了三个男人在河畔钓鱼的故事。尽管河边曾有可怕的记忆，他们仍在此处饮酒、烹饪、聊天、跳舞，企图克服过去的幽灵。

德国作家妮妮·埃彭贝克的《凯洛斯》借由一段亲密关系的毁灭，展现了一段欧洲巨变的史。她的长篇小说《客乡》《白日尽头》《时世逝》已推出中文版。

瑞典作家伊娃·根伯格的《唯余细节》诞生于新冠疫情时期，“我”被一场疾病突袭，发起高烧，高热令过去的记忆再度浮现。《唯余细节》中译本已经推出。

荷兰作家简特·波斯图马的《我宁愿不去想什么》交织着温柔的忧郁与令人惊讶的幽默。“如果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位不想活了怎么办”，这是小说思考的核心问题。叙事者是双胞胎中的妹妹，她回望童年，试图重新发现双胞胎哥哥的人生。

巴西作家伊塔马尔·维埃拉·儒尼奥尔的《歪犁》讲述了巴西农民在巴西最贫困的区域坚韧不拔的生活。在被遗忘的内陆地区，令人战栗的暴力接踵而至，彻底改变了主人公的生活。



2024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书封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英国创意写作之父

这一切要从项目的创始人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说起。布雷德伯里1932年出生在英格兰谢菲尔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在莱斯特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布雷德伯里的求学期间，他多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1953年到1955年，年轻的布雷德伯里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从事“小杂志”(Little Magazine)的研究，毕业后，为了进一步研究美国的“小杂志”，布雷德伯里申请到了一笔资助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助教。在美国，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和英国的“独行侠”小说家不同，美国作家的创作和大学校园是深度融合的，比如美国的“新批评”派作家都是一边写作，一边教书。布雷德伯里非常向往美国大学的“波西米亚式”氛围，在大学教职的经济支持下，学者型作家既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又可以进行文艺创作。美国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还能得到各类企业和组织的资金支持，其中不乏天然气、钢铁等行业的实业大亨。

随着《罗宾斯报告》的发表，英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作为20所平板玻璃大学(plate glass university)之一的东英吉利大学应运而生。所谓平板玻璃，就是指外观的现代感建筑设计，和布雷德伯里当时任教的伯明翰大学的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大学以及牛剑等古典大学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5年，时任东英吉利大学英文系负责人尼古拉斯·布鲁

J.M.库切《幽暗之地》：人性探索之旅

□王敬慧

《幽暗之地》(Dusklands)是库切的小说处女作，英文版发表于1974年。从小说结构看，该作品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由两部中篇小说故事组成的作品。两个故事的名字分别是《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的叙述》。

前者描写了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提供智库服务的高校学者尤金·道恩。因为工作需要，他要挖空心思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作战计划书，帮助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占上风。工作中，他要揣摩自己的顶头上司，与此同时，个人生活中，他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妻子。后一个故事是一份18世纪布尔人雅各·库切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日记的译本。他的日记和报告原文是荷兰语，所以小说作者作为译者，负责将其翻译为英文。两个故事尽管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但是却探讨了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强者容易出现在盲区。当这些强者想证明自己无比强大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看清楚或者了解自身的心理问题与存在困境。

这两个相隔200年的故事互为映照，一层层剥去人类表面上附着的外衣，让复杂真实甚至可能丑陋的人性展现在读者面前，毫不留情地批判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尽管后半部小说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但是库切并非褒扬前人，而是展现了他冷峻的思考。小说不仅思想深邃，结构也很新奇与先锋，由报告、讲述、后记、证词附录、译本等不同文体构成。尽管《幽暗之地》是库切的第一部小说，但是小说的新颖结构与深刻哲思已经展现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位作家在作品发表的9年后首次获得布克奖，29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露体地哭泣奔跑的情景，让美国民众更加深刻地反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该照片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奖，由此可见当时美国民众和媒体的心态。

在作者库切看来，野蛮只会催生更多的野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并不是在拯救越南人，而是政客们的阴谋诡计。政客们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发动战争，导致了平民的伤亡和牺牲。政客们往往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做出决策，而战争的代价却是由普通人民承担的。1970年代，库切本人在美国已经找到了教职，和其他教师一起集会支持学生反越战示威，并因此被关入监狱。尽管第二天，所有示威者都被释放，被收监一日的记录对于其他美国本国教师没有影响，但是对于计划申请美国绿卡的库切产生了致命影响。因为这次事件留在警察局里的案底记录导致库切多年绿卡申请无果，创作和发表这本小说的阶段就是库切为此饱受煎熬的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越南计划》是对美国当时状况的现在时记录，描述了一个心理问题出现的美政府招募人员尤金·道恩。其实在这个人物的生平中，读者可以看到

库切本人的影子，比如尤金·道恩与库切一样都出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参加过战争，母亲比较强势，和妻子感情不和等等。当然小说创作就是虚实相间，小说的情节完全出于库切的想象。在那个充满政治矛盾与社会动荡的年代，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在战地后方——杜鲁门图书馆的地下室，从事越南战争的文字宣传工作，以配合政府打心理战瓦解敌人士气。一方面，他要让美国士兵坚信这是一场正义之战；另一方面，他要让越南民众接受美国入侵越南是为了帮助越南人民获得民主的理念。作为战争的代言人和设计师，道恩与暴力为伍，最终陷入精神崩溃。究其原因，尽管他不上战场亲手杀人，但是他会“颤抖地、汗流浹背地”看到战场上回来的人的照片——美国特种兵拎着越南人的头颅当作战利品炫耀，越南战犯被放在笼子里示众……目睹着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他还要用文字为武器，试图为战争找到正义的借口，最终，他陷入精神的崩溃也是必然。通过尤金的经历，作者也引发读者思考战争对个体心理的摧毁。暴力的影响力就是产生更多的暴力，他开始产生妄想症，认为妻子背叛了他，并劫持了自己的孩子。当警察包围他所住的汽车旅馆时，尤金竟然刺伤了自己的儿子。最终，尤金·道恩被关进精神病院，与那里的心理医生讨论他的心理战文字创作理论，思考着他的状态到底是谁的错。

小说中的过去时：殖民者的残酷

《幽暗之地》的另一个部分《雅各·库切的叙述》深入挖掘了与作者同姓的荷兰裔祖先的殖民经历。故事讲述的是过去的过去，因为根据小说里的介绍，此部分的编者名字是S.J.库切，故事发生的时间要追溯到1760年。主人公雅各·库切在南非拥有一个农场，并拥有一支由霍屯督人组成的奴隶队伍。他带领这支队伍进入未开化的布须曼人领地进行狩猎探险，寻找大象并获取象牙。在他看来，霍屯督人是“次等人”，布须曼人则是“动物”，即使作为奴隶也是无用的，所以布须曼人可以是“猎杀对象”。雅各·库切还用他的基督徒视角来为所发生的暴行开脱，认为布须曼人残忍地对待动物，那么他们自己也应该像动物一

样被猎杀。

然而在布须曼人的部落领地，许多霍屯督奴隶离开了患病的雅各·库切，好在有一些善良的布须曼人照顾了他。但是，他康复之后回到家，又带着更多的霍屯督奴隶回来寻找并屠杀了整个布须曼部落，包括曾经在他病中照顾过他的布须曼人。读者被带入了18世纪的南非，目睹了南非原住民霍屯督人与布须曼人之间的血腥冲突，也目睹了殖民者对南非原住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在这部分中篇小说中，作者并非歌颂祖先的功绩，而是强调了殖民主义的暴行和人性的黑暗面。包括英国殖民者，也并非文明的播种者。比如当英国人诽谤南非荷兰人时，书中人物犀利地指出英国人殖民南非也是为了利益。

因为贪婪地要拥有，殖民者将一望无际的土地分割为无数的果园和农场，他们要让本来无尽的资源变成有限可数的：“当我们无法囤积它们并对其计数时，我们会通过其他方式减少其数量。我杀死的每一个野生动物都跨越了荒野和数字之间的界限……我是一个猎人，一个荒野的驯化者，一个计数的英雄。不懂数字的人就不懂死亡……现在枪已经来到了他们中间，土著部落注定要灭亡，不仅因为枪会杀死他们大量的人，而且因为对枪的渴望会使他们疏远荒野。”这些通过日记讲述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殖民者雅各·库切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其他文体所不能展现的真实，真实暴露了一些人类贪婪与种族歧视的丑陋面目。这种不带作者个人感情色彩、客观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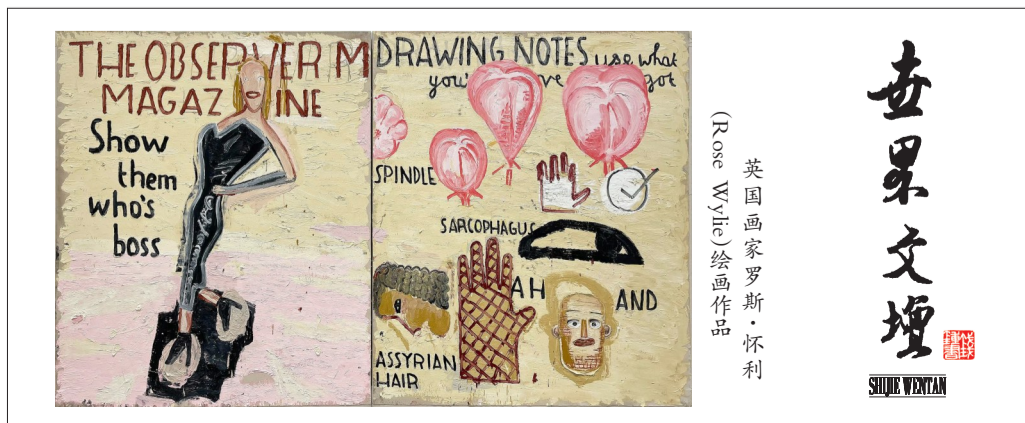
叙述方式，激发着读者的反思，因为只有通过对过去的深刻反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面对当下的挑战，为未来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尊重生命的文明人”

《幽暗之地》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的小说，通过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故事，揭示了人类历史中人为造成的黑暗。在不同的时空之中，总有一些贪婪的人想尽办法把无限的供给变成有限的供给，为了追求利益而人为地制造短缺和恐惧。18世纪殖民强权者的残暴与20世纪美国霸权对越战争所要面临的道德审判遥相呼应，它们都引发着读者对野蛮性的深刻反思。“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生命的价值，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从小说中这个判断标准来看，在雅各生病时照顾他的布须曼人不仅不是落后的“动物”般的物种，反而是更加真诚尊重生命的文明人，因为他们不会蔑视生命，也不会看着别人的痛苦坐视不理。

《幽暗之地》的阅读会让读者深刻体会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深刻含义。这部小说不仅令人反思南非历史和美国历史中存在的错误和残暴行为，更提醒读者，任何当前的行为和决策同样也将被未来的后人以同样的眼光审视。作为一部富含哲思的文本，《幽暗之地》深刻探讨了恐怖的本质。恐怖不仅仅是战争带来的恐怖，更是一些自认为高大、优质的人群强加给另一个群体的恐怖。这部小说召唤着读者去审视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以期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明智地行走。同样，库切也在继续思考，在6年后出版的《等待野蛮人》中，他对该主题进行了更加寓言化的表达。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英国画家罗斯·怀利(Rose Wylie)的画作

世界文坛